

東北大眾文藝叢書

趙大嫂過門

姜大剛等作

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東北大眾文藝叢書

趙大嫂過門

姜大剛等作



通俗文藝出版社

目次

趙大嫂過門……………姜大剛（一一）

婚禮……………傅余森（一八）

秀珠結婚的前幾天……………田雨豐（三四）

趙大嫂過門

姜大剛

這兩天，趙大嫂她乾媽——張大娘往桑河堡王老疙疸家跑的挺勤，而趙大嫂也是脚不出戶地蹲在家裏偷着扎花鞋。屯裏一些知底的人就說：「趙大嫂和王老疙疸的事區上批准了，初三就要過門啦！」隔壁鄰右有些老太太，老腦筋，背後說：「喲！咱活這麼大可沒見過，寡婦走道，還興『自由對象』。還親自到區上去登記，年頭可真變了。」有的人以往就和趙大嫂不對勁，就說：「哼！我看她『自由』吧！保不準人家老趙家那『母老虎』還要出來擋道呢！」

趙大嫂原是村東小窩棚趙家的大兒媳婦。東北解放那年，她丈夫得

病死了。她那外號「母老虎」的婆婆和「打油樺」的小叔子，見天打罵，還說養活不起。她沒法，就眼裡噙着淚花，夾了個小衣裳包搬到乾媽她這村——葦子溝——來月過。第二年土地改革，她分了兩個人地，一間房，她從此就自己種，自己吃，一晃過了兩年。

初三這天，給王老疙疸操辦喜事的，仍照着老規矩，天不亮「娶親車」就來了。車上鋪着紅氈子，駕車的紅馬籠頭上也拴着紅布條，十分新鮮。可是趙大嫂不願意天不明就走，她說：

「又不是偷人摸人，沒臉見人，爲啥要黑天半夜走！」

她不緊不慢的，一會試試鞋，一會梳梳頭，一會又照照臉。

乾媽直門心跳，她想：往年寡婦上車可是十有九個出事。她擔心有人出來攔擋。她還是媒人，所以她想趕快把趙大嫂打發上車走，她心也

就落體了。她連二三遍說：

「你真趕上扎花描雲子了，不難看就行唄！還要打扮多美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你想趙大嫂咋能不美呢！她這回雖說是寡婦結婚，可是心裏頭，比那年當閨女出嫁還喜歡。那還是舊社會，她爹爲還人家大糧戶幾石高糧債，把她賣給了老趙家。她哭鬧不願意，人家逼着上的轎；抬了三里，哭了三里，吹鼓手在轎前面吹「迎親」，她却在轎裏哭。這回可翻過來了，王老疙疸是她自己在冬學裏對上象的，也是一個本本當當的莊稼漢，自小給人家扛活，土改後，房也有了，地也有了，就是缺一樣：沒辦個人，出門上鎖，下地幹活連個做飯的都沒有。今年三十四歲，兩年年紀，脾性都挺般配，又都是個「好勞動」，他倆「對象」以後，還沒

過門就已經把大生產計劃都「慮念」好了。

張大娘見催她不動，就走到趙大嫂跟前低聲慢慢說出心話：

「你快點吧！我心都提到嗓門了，只怕老趙家小禿來搗噁子。昨個就有人放風……」趙大嫂聽了却滿不在意地說：「來就來吧！來了他倆眼睛把我瞅瞅……」

張大娘再沒說的了。

這時候天大亮了。太陽從東山頂上露出頭來，照紅了半拉天，隔壁隣右的小噁們和婦女們也都擠進房來看「新媳婦」了。

趙大嫂本來就有幾分人才，再這一拾掇，更是乾淨利索：藍褲黑襖，新鞋新襪，滿臉是笑。來看的老太太們都說：「這一打扮可真都不認得了，跟個大丫頭一摸一樣，能小十歲。」有的說：「比前幾年在趙



張大娘走到趙大嫂的身旁說：「你快點兒吧！我心都提到嗓門上了。只怕老趙家的小禿來搗嘍子昨個就有人放風……。」

家做媳婦可好得多了。」

忽然巷裏一陣狗咬，小嘎子們一窩峰似的從大門外跑進來，嚷着：「桑河堡來人了！」

「桑河堡來人了！」大夥都當是王老疙疸，等車不到親自來了，都連忙出來迎接，一看，原來接進來的竟是趙大嫂那個「打油樵」小叔子。「打油樵」早已聽說趙大嫂要出嫁，就故意四外放風說：他要「攔道」。

想敲竹槓。可是弄了一溜十三遭，竟沒人理他那鬍楂子。他知道這天辦事，便和他「母老虎」媽商量好，天不亮，假裝着起早撿糞來村東坡上等着截車，打算吵幾個錢。他等到天亮，仍不見車過，便厚着臉皮奔趙大嫂家裏來了。

他一進院就像個兇神似的，照着趙家走。張大娘一瞅這陣勢，就吓得直哆嗦，趙大嫂便打發她先到上屋。老太太們一瞅是他來，都知道準沒好事，便都各自叫孩子走散了。屋裡只留下趙大嫂。

「打油樵」一進屋，沒等人讓，便一屁股蹲到南炕上，氣橫橫地說：

「我看你敢給我上車！」

「上車咋的？我自個情願，誰敢擋我。」

別看趙大嫂待別人挺溫和，可一見他就沒好氣。早前他把她傷着了。她也一骨碌上北炕靠炕琴坐着，連瞅他都不希瞅。

「我哥死了，你還沒守够三年。」

「你別瞪眼珠了，你別拿那老封建規矩嚇人，如今封建打倒了……婚姻自由……」她不慌不忙地說。

趙小禿原以爲趙大嫂和前幾年一樣，他哥幾個一瞪眼珠子，就吓的酥骨了。沒會想，如今她竟嘴碼挺利，滿口新道理，反頂的他張口結舌。

「可……可……可是，我得問你，前年我好心好意給你找主，你爲啥不答應？」「打油樺」沒啥說的了，胡打賴。

那是趙大嫂搬出來月過不久，小禿真是左四三番要給她月找主，嘴

裡說：「大哥死也沒留下個根，有啥守的。」可趙大嫂知道他這個「打油樵」是黃鼠狼給鷄拜年，沒安好下水，於是把他的「好意」拒絕了。後來探聽着正是那麼回事，他想從中賺二百萬。

「呸！還有嘴說……」趙大嫂怕他噙不住，再沒往下說。

小禿話越說越吃不住勁了，忽然窗外有個老太太咳嗽了兩聲，低聲遞語：「七石糧、七石糧！」小禿馬上又橫起來了。

「你改嫁要走，我不攔你，那時候我哥哥娶你是七石糧，如今你給我七石糧，兩家沒事！」

「七石糧？我還要把我的地、我的東西帶走呢！這都是分給我的。……」趙大嫂理直氣壯地說着從炕上站起來，指着地上放着的過光景用的零星物件。

這時候，忽然從門外一摸一拐地進來一個瞎老太太，這就是趙家的老婆婆「母老虎」。她是早起等不着小禿截車回去，才一摸一拐來的，她站在窗外半天了，才剛遞話就是她。這陣見小禿實在遞不上話了，於是老將出馬：

「媳婦呀！」往年還在一起時，一點事不順她氣，拿起拐子摸着就打，如今可裝的像個「善人」似的，慢慢慢氣。

「我不是媳婦，你少這麼叫。」

「對！我叫你大號趙玉屏，你小叔她自小脾氣壞，不會說話……」

她看了她兒子一眼。接着又說：「咱倆婆媳一場，我老婆婆待你不錯吧！」

「嗯！待我不錯，你一家眼睛餃子氣飽了，吃够了。」



母老虎要使錢，趙大嫂說：那憑啥跟人要錢，新社會結婚，又不是買馬買牛。

「我如今也不爭你別的理，你走我也不攔你，可是我說你也不能沒有使王老疙疸的錢，人家這二年可挺富裕……」老太太假裝沒聽清趙大嫂的話，繼續叨咕着：「你拿出來，你使喚一些，我也使喚一些。你不知道去年給小禿訂媳婦『還債』人家三石糧，不信你問小禿！」

「我憑啥跟人家要錢，新

社會結婚，又不是買馬買牛……」

「喲！有拿猪肉粉條送禮的，還有拿活人白送禮的！」

「那除非是你老趙家……」

瞎老婆見趙大嫂硬軟不吃，連她的面子也火燒猪肉皮一捲到底。於是火真上來了，自己又無法使眼神，便轉身用拐子指着小禿說話的方
向，對兒子發話了：

「小禿！」母親兼婆婆的架子又擺起來了。「她不是還沒走嗎？不還是趙家的人！不在這給她說，你把她給我架走，到咱家說。……」

小禿屁股剛離炕沿，就又被趙大嫂拿話給壓住了。

「你誰敢把我挨挨……你娘兒倆也不怕風大『扇』了舌頭。」

瞎老婆見吵說都失敗了，便轉身往外摸着要擠出去，一面罵着：

「沒出息，沒出息。」這時候屋裡屋外人又都擠得水洩不通，她一面推着手一面叨咕着：「咱給她說不上話，我找她媒人去。」可是總沒擠出去。

這時，院裡年青的婦女也來的不少，她們見趙大嫂一個人不慌不忙句句說在地方，都暗暗稱讚。只有張大娘心還沒落體，站在窗外不知和誰家老太太倆低聲叨咕，那老太太瞞怨她：「你做乾媽的，咋不叫她早上車！」她說：「我催她有八百遍，她就遲遲扭扭……」

趙大嫂聽出是乾媽說話，便在屋裡接了腔：「……你們都別怕，這又不是犯法，偷人摸人，這是新社會，講婚姻自主，寡婦也自由，這都是區上討論好批准的。怕啥，咱有理走遍天下……」

正在這時候，忽聽院裡有人喊：「村長來了！」登時膀大腰圓的村

長笑哈哈地進院了。

原來小禿氣橫橫地進院時，給王家幫忙趕車的劉老三看見風色不對，乘着他們混吵，便撒腿飛跑出去送信。王老疙疸聽到信，就跑到鞏子溝村政府叫上村長來了。趙大嫂一聽村長來了，心就落了體，一骨碌爬下炕，收拾自己東西去了。

村長擠進屋裡，一見小禿坐在南炕氣橫橫地，手叉腰，腦瓜歪歪着，便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問：「你來又有啥事？」

別看「打油樵」才給趙大嫂耍兇，這陣一見村長來可就毛頭悚尾了。

賊人膽虛，他知道自個底不好，村裡這陣還正在改造他；再說這回來也不是好心，只怕村長一追根，露兜了事情弄大了，自己吃虧。於是一聲不吱。

村長說：「昨兒個，我還想來着，就怕你娘兒倆來胡擾蠻纏。你倆可真就來了。趙大嫂的婚事是區上批准了的。還有啥說。」

小禿一向臉皮厚，可這陣也噙不住了。臉一紅一赤，搭拉着腦瓜直門冒汗，只恨門口人擠的太滿，沒法溜走。可是瞎老婆，還要講講理：「村長你說，區上批准，也不能不通人情啊！你說：她一沒給我大兒守够三年；二她走道，沒叫咱做主，是「自賣本身」；三她也不能叫我使喚些財禮錢，你說這都……」

村長笑着把瞎老婆按坐到炕上，給她講道理：「你說的那都是老封建的人情，如今咱都翻身了，和你老人家小時不一樣了。那時候婦女受壓迫，寡婦也不興再嫁，要守節；今天封建打倒了，男女講平等，婚姻講自由，寡婦也興自由了。」